

午夜咖啡书系

书系主编 / 蒋振东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华丽之缘

楚江雨 / 著



午夜咖啡 5系

系主编/蒋振东



8

国社会出版社

44.628
CJY

华丽之缘

44.628
CJY

楚江雨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丽之缘/楚江雨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11

(午夜咖啡书系/蒋振东主编)

ISBN 7-80146-478-8

I. 华… II. 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5536 号

丛 书 名: 午夜咖啡书系

书 名: 华丽之缘

主 编: 蒋振东

著 者: 楚江雨

责任编辑: 林晓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6.75

字 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6-478-8/I·28

定 价: 12.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相忘于江湖→→	1
毒戒→→	8
华丽之缘→→	17
我的激情遭遇不关风月→→	25
入戏→→	31
有没有真爱与足球同行→→	38
只是当时已惘然→→	46
珍珠的初恋故事→→	53
那香过我青春的黄桷兰飘逝了→→	60
只开一季的栀子花→→	69
风花雪月也无非如此→→	75
遗失在京城的美丽的情歌→→	80
爱情与麻糖→→	90
爱的距离→→	93
买西瓜的母亲→→	96
红尘劫→→	99
深圳湾，我的爱情依然灿烂→→	106
找个朴素的爱人来嫁→→	114
水晶手链→→	123

我错过爱情花季的西安哟→→130

“敲”在花季中的温馨→→137

那朵玫瑰叫滴血的心→→144

谁是我一生无悔的爱人→→156

家园是装在口袋的阳光→→166

往事不再→→168

十四岁那年夏天→→180

洗尽铅华，守得住的诺言天长地久→→190

我的真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200

相忘于江湖

我最初叫楚江雨这个名字的时候，只有我和李易知道。

李易和张兰(难)，我们曾经那么真切地好过。那时，湖北的天空一样的多雨，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暮霭沉沉，只因李易就是我身边的阳光。自从参加了区里的一个文学辅导班认识李易以来，我就着迷地喜欢上了听李易讲话。每次去找他，当然总是打着请教的幌子，手里或者拿着一首短诗或者拿一篇散文。毕业于华中师大中文系的李易在我这个只有师范学历的女孩眼中几乎是不可逾越的。

其实李易只比我大4岁，他就职于文化局，每天有忙不完的事务，找多了，我害怕他会不会嫌我。但他总是一如既往地耐心，时间长了，彼此也更熟，他甚至将我带到江边散过步，夜市吃过小汤圆。他不急不躁的低浑的声音日益植入我内心。

我在青涩的 19 岁还没有恋爱过，胆小娇怯，如今高大优秀的李易这样真实地闯入我的生活，我开始意乱情迷，不能自己。

但李易从未表露他的任何心思。慢慢知道，李易还有一个母亲和妹妹在江夏的乡下，为了供他上

学，他妹妹只念到了初中毕业就停了学，现在还在乡下种几亩薄田。

每当说起母亲和妹妹的时候，李易的眼眶就会湿湿的，我便只好沉默。

到了1991年的年底，文化局成立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分流让李易去负责。李易彻底地忙了起来，除了偶尔在电话里通通话，我很难得见到他。在批改学生的明天时，我也一天天长大。

199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李易忽然打电话约我到江边走走，我一时怔了，痴痴地拿着电话，半天不能回过神。

天是楚国的天，水是长江的水。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蒙蒙细雨，就在我感觉有点冷的时候，李易一把把我拉入了怀中，我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虽然惊恐，却满是欢喜，竟慌地挣脱他在江边奔跑起来。

李易的心中，一直是有我的啊！

“兰儿，这半年我想你想得好苦。你不知道，你的单纯就如天上的雨滴，没法让人不去呵护。呵护你容易，给你承诺却难。”李易握紧我的手。我说：

“不是这样的，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娇弱，我可以和你一块做许多事情，我会孝敬你的母亲，会对你的妹妹梁婉好。”

李易摇了摇头，他的妹妹为什么姓梁，我没有多打听。

李易的公司已步入了正常的经营轨道，他闲了许多。我们常常一块在江边漫步，李易写东西已不多

我没有想到，报纸出来了，竟叫做《楚江报》，“楚江报”三个字就是李易题名的，一如他以往的字，潇洒俊逸，龙飞凤舞。浏览整张报纸，除了一版，其余的每个版都有李易对我整个充满溢美之情的文字。

我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爱里，明白李易的用心良苦，明白他的心里是多么地看重我。

“在这种单位熬，也许会熬出点名堂，可是，你做的事永远不会是你自己的。兰儿，你还不知道，文化传播公司我的经理早就是名存实亡，实际已有另一个科长在那去坐享其成了。这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我害怕自己的青春还没开就谢了，所以，我决定去南方。你等着我，好吗？”李易道。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李易要走了，他的母亲和妹妹要从乡下赶来送他。我们一块坐在他的房子里等。

李易的母亲见我很是喜欢，梁婉则对我不是那么地友好，虽然我还送了她一只玉镯。

梁婉白白净净的，穿得很整齐，每次到城里来，她都会买些养殖方面的书籍回家，她的鱼，一直养得很好。

在武昌火车站送走李易的那一刻，我的心似被抽空了一样，忽忽地飘。

李易常常有信来，知道他在广州干得不错，又知道他的母亲常常身体不好，我还去看过一次，梁婉对我始终是淡淡的，夏天的阳光把她晒黑了，她戴着一顶大大的草帽在外面给鱼割草，我看着自己的白裙子白皮鞋遮阳伞，想她一个女孩子有点受伤是肯定的，坐了一会就走了。

到了1994年，和李易已开始谈婚论嫁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他母亲病重的消息，李易说他将回一次家，为母亲，也为我。

梁婉就是在送母亲到武汉治病的路上出事的，一辆该死的汽车擦在了她母亲的身上，她扑了过去，于是她自己的一生飞了起来，醒来时她已永远失去了一条腿。面对李易，她竟说：“哥，这样好，这样我可以守住妈，守住家一生了。”李易母亲的病反而好了一半，她哭得死去活来，只恨老天不让自己去替女儿。

李易根本顾不得我。梁婉为了他的学业牺牲了她

梁婉躺在床上，泪珠顺着她微黑的脸颊滚了下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回避。

我想不通，离开了李易，我还有什么美好的前途。在李易深沉的责任里，我一下子失掉了我一生的最爱。我哭，像小孩一样鼻涕眼泪一把。不知什么时候，李易将一盅茶送到了我的面前，他说，他在广州学会的唯一新潮的事就是泡茶，原本想回来后教给我，以后过一生的夫妻相伴，红袖添香的小日子，谁知世事在瞬间改变了模样。我大恸，但还是喝了那杯碧螺春茶，闻时浓香，喝时微苦，留香久远的那杯茶。

要有几生才能修来梁婉的福气啊，能有一个人，肯这样花心思地为自己泡一杯茶，而且，是一

生。

喝完茶，我就哭，一直哭昏了过去。恨自己的一生，终不能属李易所有。

醒来后，我发现，天已经亮了，李易一直是抱着我的。他就这样地，只是抱了我一夜？我更痛。

送我走的时候，李易说，他已为我联系好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念书，“虽然我知道，这补偿不了什么，但我能为你尽的唯一的责任。”我根本不忍心指责他，他活得太艰难了，命运，为什么总是要他去补偿冥冥中不是他的错？

梁婉能拄着双拐下地的时候，李易和她结了婚。不久，我远走西北，他们夫妇一块送我。梁婉拉我到一边，“张兰，不要恨我，我从小到大，是哥哥让我有活的信念与勇气，没有他，我就会枯萎，我不能让他不属于我。”

我看着梁婉，说：“梁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不要说客气话，好吗？”

李易仍是在广州发展他的事业。

他常会给西安的我寄些钱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寄来一张明信片。

我慢慢地忘，发疯地用功读书。

毕业后我留在了西安的一家报社，因为倦，我答应了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男孩的求婚。

这时的李易，已做到了广州那家大报的执行副总。知道我回武汉结婚，他很快地从广州飞回了武汉。我的婚礼，实际是他一手操办的，他比大哥更像大哥。

毒 戒

那年的8月，香溪由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回家乡西安做了一名私立学校的教师。

报到那天见到许岷清校长，香溪就知道自己的心灵被深深的撞击了一下。

世上竟然还真的有这样的男人，英气逼人之外，那双看人的眼睛竟是那样地动人心弦。不是没有经历过什么，是香溪从来就喜欢英俊的男人，她不能容忍与一个思想深刻，智慧超群而又长相平平的男人相守一生。

与男友信东相恋也有三年吧，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极为郎才女貌的一对。但是香溪的心中一直是遗憾的，她宁愿信东没有才而有貌，所以，信东期期艾艾地几次三番恳求她的时候，想到这个将与自己肌肤相亲的人的不健美的身躯，她总是一推再推。

在电台做节目主持的信东声音不知迷倒了多少女孩子，但就是说服不了香溪，他想，也许香溪还在守传统；这样的女孩，倒也不可多得，于是也不再勉强香溪。反正香溪又不爱玩，迟早有一天她总会嫁给自己。

香溪也不看低任何一对同居的伴侣，只是自己想

要开始却非常艰难。

教书在香溪是极为轻松的事情，私立学校的薪水也很可观，一个月 2000 块，香溪可以剩 1000 块，借的借给同学，借的借给同事，也不见她给自己攒嫁妆。

就这样过了约摸半年，香溪死守着学校，依旧在周末的时候赴信东的约会。许校长也总共只见过三次，而每次去许的办公室见他，她总是掂着脚尖，话刚说完的阵儿，她就逃也似地溜走了。从小到大，打过交道的领导与尊长何止一人，她怕许，怕许的原因只有她一个人清楚。她口是心非地在叫他“许校长”时念着他的名字，无望而又甜蜜。

为一个人痛并且快乐，是爱上他了。香溪想。

许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做私立学校的校长，他是西安有名的华贸公司的总裁，谁也不知道身价万千的他为什么要办学校。而且，他每天最好的时光早上 8 点到 10 点都给了学校，10 点以后才去他的公司。

信东的节目中增加了一档“精彩 30 分”分栏目，主要是邀请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来做现场嘉宾主持，回答听众的一些提问。他让香溪给帮忙介绍几个合适的人选，香溪故意说，“我难道不是私立学校教师中的成功人士吗？近在眼前的人就不可以做嘉宾了，真是的。”其实香溪的心中已铁定了一个人选。

香溪一直因没有恰当的理由去找许而苦恼，这回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找许了，心里反而忐忑不

安。不像去见信东一身牛仔素面朝天就去了，她将自己的衣柜翻了个底朝天，最后还是穿了一身湖蓝的 TAHAN 职业女装去见了许，当然，还淡淡地化了个妆。

听完香溪的陈说，许岷清发现眼前的这个女孩儿的脸微微地红了，对于自己的员工，他一向是没有任何架子的，他给香溪冲了一杯咖啡，又起身去打开了窗户。春天的新鲜空气从户外钻进来，香溪出了一身汗，脸色才平静下来。

许是那种说不清年龄的男人，也许是周身的魅力掩盖了额角的皱纹，他似乎永远地英姿勃勃。对做电台嘉宾主持之事，他是淡然的，可见到香溪那副样子，终是答应了，他担心眼前这个女孩若是遭到拒绝后会哭起来。在他的意识里，男人或多或少总应该有些怜香惜玉之心的。他又简单地问了一下香溪的工作情况，对学校的一些看法，发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倒很有思想。

许到电台做节目的那天已是初夏了，香溪躲了父母，一个人在家里的露台上打开了小小的爱华收音机。戴着耳机的她躺在藤椅上，一遍遍数着天上的星星到晚上的 10 点半钟，“嗨，大家好，我是信东。”熟悉的信东的声音之后，是另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晚的特约嘉宾主持许岷清，希望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香溪的心跳了起来，许的声音极富磁性，许在简单地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之后，开始有电话打进去，最初他的回答是圆滑的，后来慢慢地动了真感情，

“记得那年我才 15 岁，刚初中毕业的孩子啊，因为母亲的背叛，父亲在工厂上班时工伤又永远地失去了双手，我只有不再读书，而我，喜欢读书又喜欢得可以不要命，可是，我还是离开了学校虽然后来我自学直到考上硕士，可那种年少失学的伤痛真是一生一世都记忘不了，于是，等我事业稍有所成的时候，我就开办了一所学校，每年公司赢利的 30% 都投给了学校，我的内心却非常平静。”许说完了，收音机有一刹那的沉默，很快信东又接上了话茬。

湿湿的什么东西打在了香溪的脸上，风光背后的伤痕有多少人懂，人们欣赏的，只是成功的辉煌。在这一刻，香溪不再想许皖清是个怎样成功的男人，他需要怜惜，需要温情，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许有妻室，她忽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起来。她偷偷地换上薄薄的羊毛衣，溜出了家门。

守在电台的大门口，香溪并没有多少的把握可以遇见许皖清，她把头放得低低，似乎是一个满怀心事想进电台找谈心节目主持人诉说的少女。今晚信东在做完节目要值夜班，她也不害怕。

等到将近午夜零点的时候，香溪的心咚咚直跳，终于，电台的大门口出来了一个人，香溪装做路过的样子迎了上去。许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撞上香溪他吃了一惊，“怎么是你呀香溪，探男友的班也不用这么辛苦啊！”许微微笑道。

“我是等你的。”香溪的声音低低地，一边跟随许皖清走到他的车旁。许开一辆奥迪 2000，“有

什么急事找我吗？”许替香溪打开了车门，温和地问。“啊，我没有什么事，就是想见见你，许校长，我崇拜你。”香溪的脸上细汗涔涔，幸好她坐在车的后座，不担心许看见，她本想说“喜欢”或“爱”的，想想太突兀又改成了“崇拜”。

“我有什么值得你崇拜的，事业成功无非是运气好罢了，刚才我在做节目时差点就要说出我是个小心眼极了的男人，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我的母亲，我一直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水性杨花的动物而已。请原谅，小香，我的观点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许的话语令香溪异常讶异。她想好的自认为温柔的可以打动人心的词全不知跑哪去了，只是苍白地应了一句，“许校长，你的观点未免太偏执了。”

许不再回答，却问了香溪是否有重要事找他。香溪忽然灵机一动，“许校长，我有个深圳的亲戚替我联系了一家薪水很高的外企，我想辞职去深圳。”“噢，深圳，那样的地方年轻人真应该去见识见识，要去就去吧！”竟是没有任何的挽留，香溪悲哀至绝望起来。

“许校长，我自知不是绝代佳人，但也算得上才貌双全，那天为信东的节目去找你我看得出你动了惻隐之心，现在，我说我要走了，只是为了看看我在你心中有没有一点位置，一个女孩家深更半夜出来见一个男人总不止只是想见见他。没想到，你只是个木头人。”香溪一口气说完后，忍不住抽噎起来。

许停下了车，返向后座拿手握住了香溪的手，